



守望者语

1.基本的智慧
人在世上生活,难免会遭遇挫折、失败、灾祸、苦难。这时候,基本的智慧是确立这样一种态度,就是把一切非自己所能改变的遭遇,不论多么悲惨,都当作命运接受下来,在此前提下走出一条最积极的出路来。不要去想从前的日子,那已经不属于你,你现在的使命是在新的规定性下把日子过好。这就好比命运之手挽了你的棋局,而你仍必须把残局走下去,那就好好走吧,把它走出新的条理来。为什么我说这是基本的智慧呢?因为你别无选择,陷在负面遭遇中不能自拔是最愚蠢的,而人在这种时候往往容易愚蠢。

2.接过来,然后放下

人活世上,难免遭遇痛苦,大至亲人亡故,爱侣别离,小至钱财损失,朋友反目。这类事一旦发生,不可更改,就应该用通达的态度来面对,简单地说,就是:把它接过来,然后放下。第一要接过来,在心理上承认和接受事实。坏事已经发生,你拼命抗拒,只是和自己过不去,事情本身不会有丝毫改变。第二,接过来之后,要尽快放下,不把它放在心上。你总存在心上,为它纠结和痛苦,仍然是和自己过不去,实际上是在加大坏事对你的损害。让坏事只存在于你的身

逆境也是生活

周国平

外,不让他侵害到你的内心,这是最好的办法。当然,我们只能尽量这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是什么程度。

3.人生没有假如

我们都会说命运无常,可是,一旦厄运降临,往往会陷在假如厄运没有降临的思路里,把命运的突变感受为生活的毁灭,丧失掉继续前行的勇气。厄运好比老天给凡人出的一道试题,测试其灵魂的品质。人生没有假如,已经发生的厄运,只有面对它,接受它,从而在命运的新的规定下走出一条新的出路来。

4.逆境也是生活

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我们往往只把顺境看作生活,认为逆境不是生活,而是不得不忍受的例外,盼望它快快过去,生活可以重新开始。怀着这样的心态,人在逆境中就必定是焦虑不安,度日如年,苦难望不到头。应该调整心态,在逆境中要这样想: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甚至是我永远的生活,我怎么把它过得有意义?事实上,如果你的心态平静而又积极,逆境的确也是一种生活。

5.对灵魂的检验

苦难检验人的灵魂的坚强和软弱,软弱的灵魂在寻常的苦难中一蹶不振。成功检验人的灵魂的高贵和卑劣,卑劣的灵魂在表面的成功中暴露无遗。

此行第一站是索契。索契是一座沿黑海海岸线修筑的狭长城市,因2014年举行冬奥会而为人所知。索契冬奥会及去年世界杯场馆,建筑物均宏伟而富现代感,空间辽阔,反映俄公共建筑设计与施工均已相当先进。抵达当天晚餐于贝加尔餐厅,据说普京是该餐厅常客。普京与斯大林一样喜欢索契,经常在此地办公接见外宾。还参观了斯大林别墅及阿宏山塔楼,俯瞰索契全景,远处的高加索北麓雪山连绵清晰可见。斯大林别墅位于城郊

雅尔塔会址的遐想

——索契·克里米亚与北高加索

何亮亮

林中,外面看不见,过去有专用公路连接,现在已经由商人购得,变成纪念馆。这里与格鲁吉亚的气候接近,是斯大林生前喜欢来避暑和工作的地方。索契是最现代化城市,建筑新颖,城市设计规划周全,城市管理佳、整洁。离开索契前往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在俄语中称为克里木,是一个面积

27000平方公里的半岛,人口270万,居民大部分是俄罗斯人,还有鞑靼人、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从首府辛菲罗波尔机场直接驱车往东南方向约两个小时,即达雅尔塔。这是个宁静的山城,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本来这样的港口,在黑海和地中海都不少,但是雅尔塔驰名世界,当然是因为74年前的三巨头会议在这里举行,二战后的世界格局是在这里决定的。



在雅尔塔城外7公里处,有一座里瓦迪娅宫,原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私人的夏季行宫,这就是雅尔塔会议地点。1945年2月,二战大局已定,轴心国呈败局,但因兽犹斗,美军在太平洋与日军苦战,伤亡惨重,盟军在西欧战场攻势也不顺利,而苏军大举西进,势如破竹,直逼纳粹德国的脏柏林。苏美英遂有峰会之议,以安排战后事宜。斯大林借口从不乘飞机远行,邀请罗斯福与丘吉尔到雅尔塔会谈,两人只得接受,罗斯福抱着病躯(半身瘫痪),乘坐美国驱逐舰穿越大西洋到马耳他,丘吉尔也坐英国军舰到马耳他,两人分乘专机到达塞瓦斯托波尔的军用机场,再坐车到雅尔塔。斯大林则以逸待劳,并且通过克格勃与格鲁乌,对于两个对手的情况了如指掌。8天的谈判下来,斯大林充分利用罗斯福急于减少美军伤亡、要求苏军对日作战的心理,开出参战条件,罗斯福一一接受。

8天谈判的结果,前苏联得以占领德国东部并获得巨额赔偿、控制东欧与巴尔干;在亚洲,前苏联在蒙古的利益、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得到承认,占领北方四岛(南千岛群岛)也得到承认。斯大林为沙俄时期日俄战争的败仗复仇成功。在里瓦迪娅宫保留的三巨头会谈的会议室,我想到,所谓雅尔塔体制,在1990年前苏联崩溃解体后就完全崩溃,实际只存在46年;今日世界与彼时相比,已经完全不同,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今非昔比,成为世界主要大国。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塞瓦斯托波尔现在是在与莫斯科、圣彼得堡一样的直辖市,可见其重要地位:俄黑海舰队所在地。乘小型游艇观光,俄黑海舰队的一部分军舰都能看到。参观了克里米亚战争全景纪念馆。1845-1846年的这场战争,阻止了沙俄通过黑海向西扩张,沙俄只能向东推进,于是西伯利亚、远东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被纳入沙俄版图。在克里米亚与俄军作战的联军军人中,有来自美国的华尔、白齐文和英国的戈登,他们在此后不久先后到了上海,在上海组织和指挥洋枪队,击退了太平军对上海的攻势。如果当年太平军攻占上海,历史就会改写。冥冥中历史的发展还有这样的机缘。

相对于雅尔塔与塞瓦斯托波尔,克里米亚的首府辛菲罗波尔无甚可观,依然保持着浓重的前苏联特色,在火车站附近看到列宁坐着的雕像。此行在各地都能看到纪念卫国战争的胜利广场,列宁和斯大林的雕像也常见。

这里就是赫尔辛基

戴大年 行脚印迹

每当江南梅雨淅沥,便有逃遁与远行的冲动。6月22日,北欧仲夏时分,我们一行又来到了赫尔辛基。

赫尔辛基是芬兰首都,地处北欧,临波罗的海。地处北纬60度的赫尔辛基,还是世界上纬度最高的首都之一。这是一座古典美与现代文明融为一体的都市,既有欧洲古城的浪漫情调,又充满国际化大都市的韵味。同时,她又是一座都市建筑与自然风光巧妙结合在一起的花园城。

出得机场,轻车熟路,一路疾行,便来到南码头集市广场。蔚蓝色的波罗的海在夏日的抚慰下温润而平静,对岸及身后巍峨的白色岩石宫殿群勾勒出雄浑的天际线。海之女儿塑像矗立在广场中心,左手托腮,凝望芬兰湾。多彩的棚篷鳞次栉比,人们摩肩接踵,空气中弥漫着鱼腥味与食物烹制的香气。我们选了个大红帐篷,俯身入内,在条凳上坐定,点了烤鱼烤虾及贝壳类,就着酱,大快朵颐起来。

肚子填饱,便信步闲逛。赫尔辛基号称“北方白石城”,建筑多采用浅白的花岗岩,被大海、森林及众多的湖泊包围,形成色彩斑斓的风韵。

集市不远处便是议会广场,一座非凡的建筑出现在眼前,那是赫尔辛基大教堂。数百级白色石阶向上延伸,形成强烈的视觉震撼。宏大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白石殿堂上,绿色的圆拱拱托在苍穹之下闪现醉人心魄的光影。入内,壁画精美,雕塑庄严,钟声浩荡。既而,我出外,坐在高高的石阶上,凝视广场中央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不可一世的塑像,耳畔却是历史的回响……

赫尔辛基市内有茂密的森林、大片大片的草地及星罗棋布的湖泊。我们徜徉其中,不觉已过午夜十点,明晃晃的太阳不肯下山。西贝柳斯纪念公园到了。

西贝柳斯是芬兰音乐之父,交响曲“芬兰颂”的作者,在草地深处花木掩映中,左边是用600根长短不一的不锈钢管

组成的大雕像,类似管风琴造型,前卫、生动而简约,在风中摇曳,感觉到清脆的风铃般曳声。右首,在粗犷的红色岩石中镌刻着西贝柳斯的金属头像,双目炯炯,似乎在构思着……

次日午后,闲来无事,再次造访著名的岩石教堂。与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建筑迥然不同,它利用山石高地向下开掘,形成双层洞穴圆形结构,四周岩石裸露,石痕斑驳,百余根红色铜梁支撑,天顶玻璃窗采光,真是天才的设计!置身其间,不知今夕何夕?我们十分走运,刚入内,教堂里那架北欧最大的管风琴便开始演奏巴赫的弥撒曲,庄严、悠长而圣洁的旋律在岩洞中、在光影里、在每个人的心底久久回荡……

虽然昨晚的加班很成功,但结束后终究已是深夜了。在一阵阵各种APP推送消息的骚扰之下,日出三竿时,我终于起床了。依然在疲倦中的我,在一阵阵起床气的涌蒸之中,以及在一阵阵同事们在微信群里讨论公事的此起彼伏的信息声烦扰中,妻子提议,今天我们去徐汇滨江走走,我即欣然同意了。

在徐汇滨江步行到尽头,是一个轮渡站,如今有各种气势如虹的大桥和明亮的隧道,轮渡站已经撤了很多,这个似乎是独存的经典吧,我要去坐!我要去回味一下很多年前坐轮渡船的感觉!

熟悉的轮渡牌,熟悉的铁索桥,熟悉的船型,熟悉的乘风破浪。就在这样的轮渡船上,忽而让我想起了某次去香港举办展览时,我刻意(因为那时的港九之间,已经通桥和地铁)去体会“港九”轮渡时的一件小事。

自从香港开始遵循“科比意”(瑞士籍法国著名建筑师)的法则,天星渡轮,已经成为了一个传奇,或者只是人们面对两岸高楼林立去欣赏着风景时眼角扫到的那一个移动着的物体,或者只是一个纪念物,甚或只是一个陈列物和某个时代的祭奠品。但我却觉得是堪于一品的,至少海水是粼波蔚蓝的,海鸥是高低任翔的,对岸一列列闪着零星灯火的高楼之下的岸线是凹凸有致的。

手机响起,可能因为网络不同,同事只说了两句话就断了,正无奈间,只见身边站着一位四十岁上下的男子,手里握着手机正远眺着远方。我鼓起勇气向他借手机用一下,他



渡船

西周

很爽快就答应了。打完电话后还他,并且掏出钱作为话费向他递去,他笑了笑,摇了摇头,我们聊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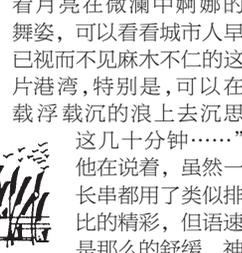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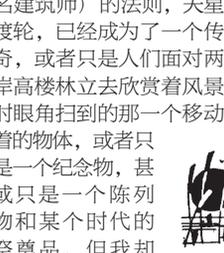
他是一位大公司的老总,但每天晚上,他都会来坐一次渡轮,我问他是不是在怀念以前经常坐渡轮的岁月,他说是,但也不完全是,他说:“坐上渡轮,可以看万家灯火,可以看远远的隐约着的山岭,可以看月亮在微澜中婀娜的舞姿,可以看看城市早已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的这片港湾,特别是,可以在载浮载沉的浪上去沉思这几十分钟……”他在说着,虽然一长串都用了类似排比的精彩,但语速是那么的舒缓,神情和态度是何等的平静。是啊,在快速急促的生活节拍里,每天能坚持那几十分钟的自我宁静和沉思,甚至是一种迷思,是多么的珍贵。甚或,可以远去,想像着维也纳慢慢驶着的缆车,阿尔卑斯山上,在漫漫雪山之间慢慢的缆车,在希腊罗马斑驳的古街巷中漫步的惬意……

君子三乐

廖贞谊

如意

篆刻



曾经有一个关于标点的笑话:“下雨天,留客天……”使我对留字有了深刻的印象,留,也就成为我经常玩味的字眼。留,可以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经常会留有余地,体现的是谨慎周密;留,可以是一种处世态度,我们说话处事,常常会给别人留一点面子,不伤和气,体现的是善良和宽容;留,可以是一种修养,给爱人给朋友,留一点私人空间,体现的是尊重和理解;留,还可以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方式,留心,留意别人的困难,及时地给予帮助和支撑,留恋家,不忘记付出,给予温暖和呵护;留,更应该是一种境界,给后代留下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贡献……

留

周伟民

在1946年7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是有73年党龄的老党员。1949年4月我随华东军区文工团进驻上海。而后,作为新中国第一位电影乐团指挥,我努力工作。

1955年,我有幸考取了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公派留学。1960年10月5日,在老师的精心安排下,我指挥全苏广播交响乐团,在莫斯科举办了一场中国交响乐作品音乐会。在海外举办“中国交响乐作品”专场,在我国音乐史上还是第一次,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等中国优秀作品也由此走向世界。自此,我下定决心,要让世界听到更多的中国音乐之声。

秉持着这样的“初心”,毕业后回国,我进入上海交响乐团工作,担任乐团的常任指挥。1995年,我从上海交响乐

团离休,那年我70岁。然而我离而不休,离而更忙,除了在上海音乐学院担任兼职教授之外,1993年起,上海市教委也先后邀请我出任南洋模范中学学生交响乐团、上海交通大学艺术团终身荣誉总监,应邀兼任

了上海大学音乐学院的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工作。上海市学生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指挥。我一直认为,交响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素质的体现,要振兴交响乐,先要从培养交响乐听众做起。为此,我行遍大江南北,把每一场音乐会都当作普及音乐的课堂,我还走进部队、工厂、农村、学校……尽心竭力地开展交响乐

普及工作。很多人由此开始了解、喜欢上了交响乐,有不少人还因此走上了音乐的道路。

2005年,我与女儿自费成立了我国大陆第一个非职业交响乐团——上海城市交响乐团。乐团由具有相当演奏水平的中外白领、大学生参加,旨在向大众敞开音乐艺术的大门。

我们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一起成立了“天使知音沙龙”,“城交”的200多名青年志愿者组成慈善义工队,用手中的乐器为自闭症患儿服务,帮助他们逐渐走出孤独。用音乐对话“星星的孩子”,用音乐帮助痛苦的家庭。11年来,帮助他们的家庭从绝望走向希望,从学音乐到文化课、生活技能,开设“爱咖啡”实践基地,为他们以后自食其力打好基础。连续6年在“学雷锋日”,我带

领他们到老人院开展“用音乐和爱回报社会”的慰问演出。到地铁站当小志愿者,把被关爱转化为关爱他人。走出家门到世界大舞台,他们受邀出访了爱丁堡艺术节等多个国家,励志的表现感动了听众们。我们以人生最大的热力,拥抱这群不寻常的孩子,用音乐,打开了一个爱的世界。

有记者问,现在一个星期工作几天?我开玩笑回答说:八天。我的节假日全部贡献给了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本人虽已是耄耋始背之年,但仍有幸耳聪目明,尚能耕耘乐坛,播撒春秋乐章。我仍将继续努力,竭诚通过音乐这个窗口与桥梁做出更多贡献。我充满信心。

明起刊登 一组《上海货与设计师》。 责编:吴南瑶

用音乐打开爱的世界

曹鹏